

米襄陽志林

序





梅 伴 歸 隱





米襄陽志林卷第七

畫學

明 禾 艷

范明泰

長康編

伯時病右手予始作畫以李常師吳生  
去其氣余乃取顧齊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  
筆神采不高余為睛目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  
師而能惟作古忠賢像也  
余嘗與李伯時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圖  
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余又嘗作支許王謝于





山水間行自挂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  
出塵格因信筆作之多烟雪掩映樹石不取工  
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橫挂三尺軸惟寶  
晉齋中懸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爲  
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着更不作大圖無一筆  
李成關同俗氣故於畫以李常時吳生亦不  
鑒閱佛像故事圖以勸戒爲上其次山水有無  
窮之趣尤以烟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  
次花草至於士女翎毛貴遊戲閱殊不入清翫

### 家具眼

大畧牛馬人物一模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  
心匠自得處高也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  
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于其上旋  
旋掛名筆絹素大小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  
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必端正若晉筆  
須第二重掛唐筆爲襯乃可掛也

今人絕不作故事者由所爲之人不考古衣冠



皆使人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  
晉唐餘風國初已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  
乏氣格亦秀整林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  
不復見矣

大抵畫今時眼生者卽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  
似者卽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爲  
二等賞鑒家謂其篤好徧閱記錄又復心得或  
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  
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于人此謂之好事者

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祕開之或笑倒余輒撫案  
大叫曰慙惶殺人王詵每見余作此語亦常常  
道每見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慙惶殺人  
古人圖畫非無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蜀圖無非  
侈麗吳王避暑圖重樓平閣徒動人侈心  
唐畫張志和顏魯公樵青圖在朱長文處無名  
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爲有名不可勝數故諺  
云牛卽戴嵩馬卽韓幹鶴卽杜荀象卽章得是  
也



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絹素百破必好畫裂紋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指亦蘇不可偽作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指又堅紉也濕染者色棲縷間乾

薰者烟臭上深下淺

余少收畫圖見奇巧皆不錄以爲不應如是及長官于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所不錄翻恨不巧矣因知范至能所謂平地蒼玉崛起爲天下偉觀第一者真非虛語也

池州匠作秋浦九華峰有清趣師董源

荆浩善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

蘇州丁氏五星圖宗室叔盎家金星一小幀並真蹟也沈括收周昉五星與丁氏一同



李成師荆浩浩未見一筆相似師關同則樹相似  
范寬師荆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詵嘗以二畫相  
送題勾龍爽畫因重背入水於左邊石上有洪  
谷子荆浩浩筆字在合綠色抹石之下後數年冊  
徒僧房有一軸山水與浩一同而筆乾不圓於  
瀑水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作却以常法  
較之山頂好作密林自此趨枯老水際作突兀  
大石自此趨勁硬信荆之弟子也  
女史箴橫弓筆彩生動秀潤今士人家收得唐

摹顧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人形  
與劉氏女史箴一同

戴逵觀音在余家天男相無髭皆貼金

蔣長源收宣王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  
朝冠也

天帝釋像在蘇泌家皆張僧繇筆也張筆天女  
宮女面短而艷顧乃深靚爲天人相武帝作居  
士服反脣露齒宮女四人擎花後四武士持戈  
劍髮如神也



蘇氏種瓜圖絕畫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  
非閭立本筆立本畫皆着色而細銷銀作月色  
布地今人收得便謂之李將軍思訓皆非也江  
南李主多有之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印之蓋  
收遠物或是珍貢

張修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桃巾黃服合掌  
頂禮乃是自寫真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真  
法相似世俗以蜀中畫騾綱圖劒門關圖爲王  
維甚衆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爲王維但

見筆清秀者卽命之如蘇之純家所收魏武讀  
碑圖亦命之維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維長安  
李氏雪圖與孫載道家雪圖一同命之維其他  
貴侯家不可勝數諒非如是之衆也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水松石出盛  
文肅家山水在蘇州寶月大師處秀潤不凡松  
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荆楚小木無一冗筆不作  
龍虵鬼神之狀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顏柳  
書藥牌形貌似爾無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張松



榦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無生意成身為光祿丞  
第進士子祐為諫議大夫孫宥為待制贈成金  
紫光祿大夫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  
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為無李論李瑋自言收  
李成八幅此特以氣與好事家相尚耳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  
品格高無與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  
趣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榦勁挺咸有生意溪  
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關同人物俗石木出於畢宏有枝無榦

張友正家收古栢一株枝枝如龍虵糾結甚異  
石亦皴澁不凡題為韋侯

滕昌祐邊鸞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黃筌惟蓮  
差勝雖富艷皆俗

李王山水唐希雅黃筌之倫翎毛小筆人收甚  
衆好事家必五七本不足深論

宗室仲忽收孫可玄笠澤垂釣圖亦不俗然世  
無可玄筆又收唐出相道德經一卷人物三寸



許皆如吳畫

余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爲天下之冠旣購得之背于真州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清小次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輒玩之因吳丞相冲卿夫人入朝太皇使引辨真僞成之孫女也內以四幅爲真拆奉上別購補之勅用臣背于內東門正與此類因語泫然囑吾愛惜余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紙

榦挺可爲隆棟枝茂凄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對面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峯落筆與石脚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直入水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蓋未見真耳劉涇自以李成真筆多於是出示之乃良久曰此必成師也本曰然則畫士各異其法關同真蹟見二十本范寬見三十本其徒甚多



滕昌祐邊鸞各見十本丘文播花木見三十本  
祝夢松雪竹見五本巨然劉道士各見十本餘  
董源見五本李成真見兩本贗見三百本徐熙  
崇嗣花果見三十本黃筌居家居寶見百本李  
重光見二十本僞吳生見三百本無此又無  
關中小孟人謂之今吳生以壁畫筆上絹素一  
一如刀劃道子界墨訖則去弟子裝之色蓋本  
筆再添而成唯恐失真故齊如劃小孟遂只見  
壁畫不見其真至於點睛皆用濃墨愈光愈失

神彩不活又畫人面耳邊地闊口鼻眼相近武  
宗元亦然以吳生畫其手多異然本非用意各  
執一物理自不同宗元乃爲過海天王二十餘  
身各各高呈以其手各作一樣一披之猶一羣  
打令鬼神不覺大笑俗以爲工也  
東丹王胡瓌蕃馬見七八本雖好然非齋室清  
翫也

余昔購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幀細秀而潤上  
危峯下橋涉中瀑泉松有三十餘株小字題松



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劉涇古帖劉刮去字題曰  
李思訓易與趙叔益今人好偽不好真使人嘆  
息也

李冠卿少卿收雙幅大折枝一千葉桃一海棠  
一梨花一大枝上一枝向背五百餘花皆背一  
枝向面五百餘花皆面命爲徐熙余細閱於一  
花頭下金書臣崇嗣上進公歎曰平生所好終  
被弟看破破除平生念矣又收兩幅樓臺甚古  
上有三十餘宮人唐裝約略行筆髮彩生動又

收六幅大龍旁畫龍王不知何人筆精彩動人  
云五郡祈輒雨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  
如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歎或云畫  
孝嚴殿壁畫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獐猿竟爲人  
所鳩

趙昌王友之流如無才而善佞士初甚可惡終  
須伶而收錄裝堂嫁女亦不棄  
王端學關同人物益入俗



元靄傳寫真有神彩

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象羅漢善戰  
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  
畫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嶽後殿壁  
天下奇筆

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固在趙昌王友  
之上

傅古龍如蜈蚣董羽龍如魚

趙叔益家舊有出蟄圖江南畫魚蝦相隨山石

林木人物如董源佳作也是龍吞珠圖

曹仁熙水今古無及四幅圖內中心一筆長丈

餘自此分去高郵有水壁院

大夫蔣長源作着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  
成葉取真松爲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  
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王詵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爲之似古今觀音寶

陀山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蘇子瞻嘗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俞澗何不



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  
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  
爲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  
枝榦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恠恠奇奇無端如其  
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  
酣曰君貼此帑壁上觀音紙也卽起作兩枝竹  
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

印湘見畫卽摹無不亂真

坦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昉人物滕邊徐唐

祝花竹翎毛荆李關董范巨然劉道士山水戴  
牛曹韓馬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衆也

趙昌王友鐔蠻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爲少程垣  
崔白侯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汗壁茶坊酒  
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得  
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爲尚友

蘇子美有畢宏山水題云筆勢凶險是也

宗室仲儀收古廬山圖一半幾是六朝筆位置  
寺基與唐及今不同石不皴林木格高挽舟人



色舟製近古所惜不全也

黃筌畫不足收易摹徐熙畫不可摹

蘇子美藏黃筌鶴鵠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畫用筌格稍舊退出却無處可辨

江南周文舉士女面一如昉衣紋作戰筆此蓋布文也惟以此爲別昉筆秀潤勻細

沈括存中收唐人壁畫兩大軸或一手一面或半身是學者記其難處遂題爲真

寶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清秀如王維畫孟浩然成作人物不過如是他圖畫人醜怪賭博村野如伶人者皆許道寧專作成時畫

李公麟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符及神一卷呪小字五斗米道也李伯時只一見求摹不許意不知誰何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槌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



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麓便云不是唐  
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  
皆麓絹徐熙絹或如布

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然貼絹背着  
綳損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卽斷裂恰恰  
蘇落也匣是收壁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  
頻自不壞歲久不開者隨軸乾斷裂脆粘補不  
成也

王球有兩漢而下至隋古帝王象云形狀有怪  
甚者恨未見之此可訪爲祕閣物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  
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爲身檀身重今  
却取兩片剝中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  
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  
俗且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晶作軸挂幅必兩  
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鸞錦最俗不可背古畫  
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蘇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



軸引虫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  
香紙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范寬山水業業如恒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  
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  
者溪出深虛水若有聲其作雪山全師世所謂  
王摩詰  
董源峰頭不工絕澗危徑幽壑荒迥多真意余  
家有紙本曹不興如意輪圖邵必家有六朝畫  
西山十二真君題爲閣立本

葉助字天祐收蜀范瓊畫梁武帝寫誌公圖一  
幅武帝白冠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  
各以所尚色皆白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  
餘分國位乎顧愷之畫維摩猶白首周木德冕  
皆尚青仲尼曰吾殷人也生於宋故服章甫之  
冠此殷制殷水德故尚玄玄端章甫皆黑色也  
封二王後各行其正朔服其文物也漢火德尚  
赤用赤幘舜土德尚黃故服黃冠圖宜觸類而  
長之乃不凡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  
工折枝花亦以逸筆一抹爲枝以色亂點花欲  
奪造化本朝妙工也

徐熙風牡丹圖葉幾千餘片花只三朵一在正  
面一在右一在衆枝亂葉之背石竅圓潤上有  
一貓兒余惡畫貓數欲剪去又蔣長源以二十  
千置黃筌畫狸貓顫勃荷甚工

薛郎中道祖有花下一金盆盆旁鸚鵡謂之金  
盆鸚鵡豈是名畫可笑又收吳王所繪圖江南

衣文金冠右衽紅衫大榻上背擦兩手吳王衣  
不當右衽

唐人軟裹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違俗爲  
美余初惑之當俟君子留意耆舊言士子國初  
皆頂鹿皮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篋  
所以裹帽則必用篋子約髮客至卽言容梳裹  
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幘頭巾子中篋約  
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方有絲絹作掠子掠  
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旣歸於門背取



下掠子篋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  
爲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爲無頂頭巾  
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後舉人始以  
紫紗羅爲長頂頭巾垂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今  
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遙巾  
額子則爲不敬衣用裹肚勒帛則爲是近又以  
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爲重禮  
不知巾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爲禮不帶左袵皆  
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刻從者巾與殷毋

追同今頭巾若不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髮  
兩差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  
余爲漣水每民去巾下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  
所着良足美也又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  
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御史至越見  
辯才云着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軟裹  
曰襪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裝背以舊古爲辨仍  
必以名畫記差古人名嘗得一七元題云梁元



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畫也問  
所自荅云得于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  
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園得之其他畫稱是嘗見  
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  
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  
後數日果見兩凡俗本卽題曰顧愷之維摩陸  
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  
瓦棺象者也其一有文殊睡獅子故曰陸探微  
曾見甘露陸探微有張目獅子故也此收章得

參杜荀鶴之流其兄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與  
一日燒又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  
也士流當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  
置一軸好畫不爲費以五鏹價置一百軸繆畫  
何用黃卷五經赤軸三史猶有俟於抄錄若如  
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府也

嘉祐中三人收畫楊褒邵必石揚休皆酷好竭  
力收後余閱三家畫石氏差優楊以四世五公  
字印號之無一軸佳者邵印多巧篆字其旁大



畧標位高略似江南畫卽題曰徐熙蜀畫星神  
便題曰閻立本王維韓滉皆可絕倒其孫携韓  
滉散牧圖至乃雙幅上驢二十餘枚不及崔白  
輩絹素染深黃絲文總緊索價四百貫面上左  
以粉作牌子題曰韓晉公散牧圖不疑家寶其  
上一印鎮江軍節度使印是油單印者其大四  
寸許文麓下一印只略有唐印最小又文細諸  
人共笑其僞久之無人信遂以五十千質與江  
氏而去因嗟之曰華堂之上清晨一羣驢子所

改是何氣象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  
佛像多經香烟薰損本色

余相國寺中八金得紙桃兩枝綠葉虫透背二  
葉着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紙素徐熙真筆也  
沈括收畢宏畫兩幅一軸上以大青和墨大筆  
直抹不皴作柱天高半峰滿八分一幅至向下  
作斜鑿開曲欄約峻崖一瀑落下兩大石塞路  
頭一幅作一圓平生半腰雲遮下積石數塊一



童抱琴由曲欄轉山去一古木臥奇石奇古及  
居潤問之云已易與人竟不再出至今常在夢  
寐間也

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當時同遊山陰  
南唐顧闳中遂畫爲山陰圖三吳老僧寶之莫  
肯傳借余嘗與伯時說伯時率然弄筆隨所說  
想像作之瀟灑有山陰放浪之思

蘇子瞻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  
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  
暈成故最如活王元規家二天王皆是吳之入  
神畫竹筆磊落揮霍如蓴菜條園潤折算方圓  
凹凸裝色如新與子瞻者一同李伯時家天王  
雖佳細弱無氣格乃其弟子輩作貴侯家所收  
率皆此類也宗室大年處天蓬亦真吳筆周仁  
熟家大悲亦真今人得佛則命爲吳未見真者  
唐人以吳集大成而爲格式故多似尤難鑒定  
余白首止見四軸真筆也

巨然師董源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



真多巨然少年時多作磬頭老來平淡趣高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畫則僧在主位劉畫則道士在主位以此爲別  
余家顧淨名天女長二尺五應名畫記所述小身維摩之數唐鏤牙軸紫錦裝標李公麟見之賞愛不已親琢白玉牌鼎銘古篆虎頭金粟字皆碾雲鶴以結緣也

戴逵觀音亦在余家家山乃逵故宅其女捨宅爲寺寺僧傳得其相天男端靜舉世所覩觀音作天女相者皆不及也名畫記云自漢始有佛至逵始大備也

蔡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車從關令尹喜皆奇古老子乃作端正塑像戴翠色建華冠手持碧玉如意此蓋唐爲之祖故不敢畫其真容漢畫老子于蜀郡石室有聖人氣象想去古近當是也

余家董源霧景橫披全幅山骨隱顯林梢出沒意趣高古



唐希雅作林竹韻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  
棘林間戰筆小竹非善是効其主李重光耳  
錦峰白蓮居士又稱鍾峰隱者皆李重光畫自  
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  
上着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  
印有此印者是典于文房物也內合同乃其璽  
唐室皆用內合同爲御印至梁高祖始用御前  
之印也錢氏以內院倣之封函曰制姓名內曰  
制公某人可某官官上用此印日月用國印

余家收唐人麻紙畫楊子雲腰下懸一兕觥細  
轉條索蔣永叔收古銅兕觥其形勢骨體凹凸  
全備轉旋條索一如余家畫遂以帖易去以證  
謂之子雲觥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  
也然是逸格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  
皆不園學者莫及然自有懷古圓勁之氣畫龍  
有神彩不俗也楊朮學吳生點睛鬣髮有意衣  
紋差圓尚爲孫知微逸格所破



鍾離公序收燕公畫一幅題曰禮部侍郎燕穆之畫付女五娘氣格如此

王君玉收王維畫堯民鼓腹圖

蔣永仲收韋侯松一幅千枝萬葉非經歲不成麟文一一如真筆細圓潤

宗室君發以七百千置閭立本太宗步輦圖以熟絹通身背畫經梅便兩邊脫磨畫蘇落

余以范寬圖易僧夢休雪竹一幅巨石倒影下落葉數片浮水面旁一枯木亦倒影後易韋馬

于蔣長源凡去十一種物方得蔣後易與王說今蔡勝道有六幅長丈餘奇甚大屋梁方可掛森森如坐竹下

道士牛戩筆墨麓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惠崇寶覺張經之上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漣漪藍氏收晉畫渾天圖直五尺素畫不作圜勢別作一小圈畫北斗紫極亦易於點閱又列位多異於常圖



維陽張狀元師德家多名畫其姪孫南都倅茂宗處見唐畫嵇康廣陵散松石遠岸奇古所書故事空民字世未見同品畫真佳作也黃筌六幅着色山水有江南徐崇嗣桃六幅折枝江南周文矩士女徐熙鱖魚蟹皆有丁晉公親題印餘畫皆張狀元及景儉字印李成淡墨如夢霧中石如雲動多巧少真意范寬勢雖雄傑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

錢世京家有謝靈運盤足坐象亦奇古

李師端收薛稷二鶴唐李昇着色畫二軸三幅山水舟舫小人物精細兩幅畫林石岸茆亭溪水數道士閑適人物差大反不工小者石岸天成都無筆蹤其三幅峰巒秀拔山頂蒙茸作遠林巖巒洞穴松林層際木身圓挺都無筆踪其二度非歲月不可了一畫人間未見如此之細且工雖太密茂林中不虛而種種木葉古未有倫今固無有與余得於丁氏者無以異



穎州公庫顧愷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摹寄  
穎守者本置在齋龕不携去精彩照人前後士  
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蓋京西工拙其屏風上  
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  
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  
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余得隋畫金陵圖於  
畢相孫亦同此體余因題其顧畫幅上云米芾  
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撥發司印印之蓋證勾  
謾刻石妄指爲人易去也余與穎簽善託尋善

工摹須切記似凡三寄蠟本無一筆似者或可  
上之御府乞國工摸賜世間爲千年之傳如唐  
文皇蘭亭豈非一代盛美

唐太宗步輦圖有李德裕題跋人後脚羌是閻  
令畫真筆今在宗室仲爰家

道德經一卷出相間不知何人畫絹本是大小  
不勻真褚遂良書在范相堯夫家與馮京當世  
家西昇經不同雖有裴度柳公權跋非閻令畫  
褚筆唐人自不鑒爾



王維畫小輞川摹本筆細在長安李氏人物好此定是真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或傳宜興楊氏本上摹得

馬佳本所見高公繪二馬一齧草一嘶王詵家二馬相咬是一本後人分開賣蘇激家三疋王元規家一疋宗室令穰家五疋劉涇家三疋皆筆法相似並唐人妙手也劉所收白子母牛王仲修家黑牛令穰家黑牛皆命爲戴甚相似貴侯家多不同皆命爲戴不可勝數

張退傅丞相孫德淑收仁宗畫黑猿上有小御寶旁一印胡蘆王素字畫奇甚

潤州節推莊鼎青州人收麻紙爾雅圖衣冠人物與蘇氏一同

王球收西域圖謂之閻令畫褚遂良書與馮京家同假名耳

宗少文一筆畫唐人摹絹本在劉季孫家故蘇太簡物薛稷鶴在蘇之孟家

北史人物衣冠乘馬甚古亦在蘇之孟家題云



曹將軍也

徐熙大小折枝吾家亦有士人家徃徃見之翎毛之倫非雅翫故不錄桃一大枝謂之滿堂春色在余家

李公麟家展子虔朔方行小人物甚佳韓馬破裂四足如涉水中皆南唐文房物

宗室仲爰收唐畫陶淵明歸去來其作廬山有趣不俗

楊崇收唐畫村田踏歌樂上題廣政年入御府

人物亦佳

潤州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板長八尺許又陸探微神面黃口角露二向上齒金甲手持幡下一白獅子神彩驚人殿梁天監中蓋拱明間有二吳道子行脚僧吾移置行脚僧於淨名齋以避風雨已上並會昌中廢寺於本道合毀寺處移來於此寺其殿中置明皇銅像因得不廢元符末一旦爲火所焚六朝遺物掃地江左更無一晉筆藏是六朝所書卷末晉王總



持煬帝小字也平江南鳩集置寺題跋具存李  
衛公祠手植檜皆焚蕩寺後重重金碧參差多  
景樓面山背海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  
也所存惟衛公鐵塔米老庵二間  
榮咨道收雪獵圖命爲王維不類張氏辟支佛  
所畫合掌像林木類蜀人筆雪山精好是唐物  
維則未也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宋迪直龍圖閣劉明  
復皆師李成復古比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  
向背荆楚細甚秀

嗣僕王宗漢作蘆鴈有佳思

宗室令穰作小軸清麗雪景類世所收王維汀  
渚水鳥有江湖意

章友直善畫龜虵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  
筆畫棊盤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杭僧真慧畫山水佛像近世出品惟翎毛墨竹  
有江南氣象寫一大牛大數尺形似虎

艾宣張涇寶覺大師翎毛蘆鴈不俗寶覺畫一



鶴王安上見以謂薛稷筆取去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鴈水禽氣格清絕南唐無此畫可並徐熙在艾宣張涇寶覺之右人罕得之

劉巨濟收唐人畫脫殼筍如生

錢藻收張璪松一株下有流水澗松上有八分詩一首斷句云近溪幽濕處全藉墨烟濃又有璪荅詩在大夫孫載家高公繪亦有張璪澗底松山上苗山水一軸

端州有陳高祖之後收陳世諸佛帝真白畫唐使下御史姓韋作記頂幅巾不冠後主作醉舞狀

蘇汶有江南暝禽圖徐熙一酸榴余家有丁晉公所收甜榴滕中孚有徐熙對花果子四軸石楊休有吾家唐畫韋侯故事六橫幅山水人物車馬備具後人題作張萱易李邕帖衆物之一也并徐熙牡丹海棠兩幅  
四  
余  
家  
收  
古  
畫  
最  
多  
因  
好  
古  
帖  
每  
自  
一  
軸  
加  
至  
十



幅以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論費用及他犀玉瑠  
璃寶玩無慮十軸名畫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  
記見即可辨

馮永功家有日本着色山水南唐亦命爲李思  
訓作

范大珪有折枝梨花古筆非江南蜀畫

王敏甫收李重光四時紙上橫卷花一軸每時  
則自寫論物更謝之意文一篇畫一幅字亦少  
時作花清麗可愛

蘇洵收古茴香一枝題爲閭令畫

王晉卿收江南畫小雪山二軸易余歲餘小木  
一筆纏起作枝葉如草書不俗後易書與蘇之  
友李伯時云其父所收失去知在晉卿家不知  
歸余恨不得易云王維筆非也

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上一鸚鵡活動  
晉卿借去不歸

邵必家維摩文殊六朝畫

王士元作漁邨浦嶼雪景類江南畫



江州張氏收李重光道裝象神骨俱全云是顧  
宏中筆  
文彥博太師小輞川拆下唐跋自連真還李氏  
一日同出坐客皆言太師者真唐張彥遠名畫  
記云類道子又云雲峰石色絕迹天機筆思縱  
橫叅於造化孫氏圖僅有之餘未見此趣

鹿野通凡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七

米襄陽志林卷第八

明 禾菴 范明泰 長康編

塵談

春和便思弄筆札手龜不作乃可自滌研若不  
自滌者書皆不成

古書豎畫皆圓盖有助于器唐皆鳳池硯中心  
如瓦凹故曰硯瓦因其凹勢一援其筆鋒已圓  
矣書畫安得不圓今硯心平如砥一援筆則扁  
故字畫亦扁近又有鑲心硯援筆則三角字畫



安得圓哉

印文須細圈須與文等我太宗祕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用上閣圖書字大印麓文若施於書畫古紙素字畫多有損于書畫也貞觀開元有二印一印小者印書縫大者圈利角一寸已上古篆于鵲鴿頌上見之他處未嘗有

余寫海岱詩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

綏乎郡名卯里右政者中有省文有人收古印文曰相侯宣印乃是丞相富民侯薛宣印最小繆篆乃今所謂填篆也用辨私印二字

余始興公故爲僚官僕與叔晦爲代雅以文藝同好甚相得於其別也故以祕玩贈之題以示二姓之子孫異日相值者叔晦之子道奴德奴慶奴僕之子鼇兒洞陽三雄

林希逸送余詩壺嶺共傾銀雪水墨王猶展玉樓風壺嶺謂余研山也又劉巨濟收右軍子鸞



帖作贊見寄其畧曰執黑帝矩作黑風雨大一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

元日明窓焚香西北向吾友其未懷可知展文皇大令閱不及他書臨寫數本不成信真者在  
前氣燄懾人也

兩三日未解海岱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晝眠又少人往還惘惘足下比何所樂蒞  
戲

馬元京師人京師筆工不善殺毫不能筆無墨

池故轉掣枯竭元遊四方備能之其至姑蘇也  
僕頗用焉

胡不入城單外恐不堪久蒞白

余臨大令法帖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廢帖裝褙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章惇張詢及余于甘露寺淨名齋各出書畫至此帖余大驚曰此蒞書也沈勃然曰某家所收久矣豈是君書余咲曰豈有變主不得認物耶

姑蘇衣冠萬家每歲荒及迫節遑遑使老婦駟



攜書盡出售余昔居蘇書盡遂多洛陽有書盡  
友每約不借出各各相過賞閱是宋子房言其  
人屢與王詵尋購得書余嘗目爲太尉書馭平  
生欲調洛蘇一官以購書盡卒不可得柰何  
福州紙漿硃亦能歲久余往見杭州俞氏張長  
史惡札禪師不合爲婚主是也入水亦不透越  
陶竹萬杵在油拳上緊薄可愛余年五十始作  
此紙謂之金版也

河北桑皮紙白而慢愛糊漿硃成佳如古紙余  
得用淮陽守糊背二幅硃亦頗全仍發墨彩  
六合紙自晉已用乃蔡侯漁網遺制也網麻也  
人因而用木皮油拳不漿濕則硃能如漿然不  
耐久唐人以漿硃六合慢麻紙書經明透歲久  
水濡不入今人以油拳策經爲卷則不耐背古  
書耳

饒州竹入墨在連上又有黃皮紙天性如染薄  
緊可愛亦宜背古書連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  
稻榦非竹也天陰便臭又連蠹非佳品漿硃亦



不成

無爲紙亦有細白者礮亦入用川麻不漿以膠作黃紙唐詔勅所以有白麻之別也長沙雲益廿年前未使灰透明有骨古紙擣細者不在唐澄心之下因康王教紙匠遂入灰品不及康王展之則石灰蒲手

康王作紙錢紙遂使天下近利厚故俗更不作好紙在筠上循紙上領嶠梅紙品在池上循韶藤皆有紙而韶大行于嶺南不入墨如循也

唐硬黃摹書皆令冷金向明榻也紙細無如川紙故詔勅用而禁臣下上表不得僭也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余辨出元字脚遂伏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陳氏台仙勾德元唐氏三人者大是一賞鑒人世之名書上無不有其書印德元當是中正本朝人通史學

余白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



物右軍二帖正觀御府印子敬一帖有褚遂良  
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及有顧愷之戴逵  
畫淨名天女觀音因命所居爲寶晉齋朱長文  
收錦織成諸佛潤四赤長五六赤上有織成牌  
子題晉末和年造與余家一古書囊織成山水  
神僊錦一同雲鳳山禽猿鹿如畫也

唐人背右軍帖皆硃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  
又入水蕩滌而懸古紙加有性不糜蓋紙是水  
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余每得古書輒以好紙

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下自傍濾細阜角汁和  
水霈然澆之水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軟軟  
按拂垢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續以清水澆五  
六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以乾好  
紙滲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于半潤好紙上  
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絹塵四邊只用紙免  
摺背重彌損古紙勿倒襯帖背古紙隨隱便破  
只用薄紙與帖齊頭相拄見其古損斷尤佳不  
用貼補也



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磬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研一枚房邨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深淺

余老矣每求新賞與賞鑒之家博易書畫最多不一一記上多有印記可辨無非奇筆萬金之翫自付識者擊節不為好事道

世傳秦傳國璽多種唐同時傳二本其一徐浩本其一越州刺史王密本徐螭鈕王雀鈕何所審定相國寺中有刻作板本賣又一本潤僧收

與印本又不同蓋以藍田水蒼玉爲之取水德而魚虫鶴螭蛟龍皆水族物大畧是取此義以扶水德然帝王自有真符爾

余家晉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保蓋緣數晉物命所居爲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亦大可笑人生適日之事看久卽厭時易新翫



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跡字印  
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  
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翫之印玉  
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  
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  
皆絕品玉印唯著于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翫之  
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  
叅用于上品印也自畫古賢惟用玉印

線褊條潤指半絲細如綿者作畫帶不生毛以  
刀刺褊中開絲縷間套挂褊後卷卽縛之又不可  
在畫心省損畫無摺帶隱痕尋常畫中多中損  
者縛破故也書多腰損亦然略略縛之烏用力  
必不損畫

江東漕李孝廣有鍾王蹟嘗於金陵重背拆下  
背紙乃硃熟唐人門刺其孫奉世語余如此近  
官太常遂得見

王冀公家書畫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余



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  
大年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乃墨用于文房  
書畫者

古書人惜其字故行間勒作痕其字在瓦筒中  
不破今俗見古厚紙必揭令薄方背若古紙去  
其半損字精神一如摹書又以絹帖勒成行道  
一時平直良久舒展爲堅所隱字上却破京師  
背匠壞物不少

范大珪富鄭公壻也同行相國寺以七白金常  
賣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  
伯玉相值笑問買何物因衆中展示伯玉曰此  
誰筆余曰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  
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見翌日去  
取云已送西京楷同行梅子平怒曰吾證也可  
理於官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  
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

濟州破朱浮墓有石壁上刻車服人物平生隨  
品所乘曰府君作令時車是曲轅駕一馬車輪



畧離地占一蓋坐一人三梁冠面與馬尾平對  
自執綏馬有裘遮其尾一人御又曰作京兆尹  
時四馬轅小曲車差高蓋下坐儀衛多有曰鮮  
明隊又某隊隊十人騎馬作一隊內一隊背持  
鏡多不能紀也從者皆冠

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携韓幹畫馬一疋行及  
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又大作於是  
禱于中元水府廟典祀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  
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于廟中

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  
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資神不能化所以玉樓  
成必李賀記也

裝書標前須用素紙一張捲到書時紙厚已如  
一軸子看到跋尾則不損古書所用軸頭以木  
性輕者紙多有益于書油拳麻紙硬堅損書第  
一池紙勻碰之易軟少毛澄心其製也今人以  
歛爲澄心可笑一卷卽兩分理軟不耐卷易生  
毛古澄心以水澆浸一夕明日鋪于桌上懸乾



漿磬已去紙復元性乃今池紙也特擣得細無筋耳古澄心有一品薄者最宜背書台藤背書滑無毛天下第一餘莫及

餘杭刻印五聲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爲君圖極精微夫五音之聲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似太平之具也作樂之道必自此始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於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爲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復

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象爲獎以上爲賞因其吳音以聾後學莫之能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清太初洩露神姦鬼秘無所逃形著云大宋五音正韻用以制律作樂能召太和致太平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與我同志者不徒爲蒙陋生設也



唐賊張廷範學歐陽詢書故多此賊跋一雙鈎  
摹一帖上有此賊印云清河張廷範印及題曰  
便是至寶也惜之惜之永爲所寶之寶皆學歐  
行余跋曰唐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書唐人所摹  
後一行印文曰清河張廷範私記廷範唐賊也  
時衰代替賊之所好涉于衣冠此攘奪所生也  
今太平君子或富貴則崇貨利乃賊所先故不  
剪除旣著其賊又爲太平君子之勸其書札印  
記翩翩自喜之心忘其爲賊之著也嗟乎

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  
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  
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  
卿舊亦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桓溫書看墨  
色見磨在紙上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歛薄  
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古帖多前後無空紙乃是剪去官印以應募也  
今人收貞觀印紙帖若是黏着字者更不復再  
入開元御府蓋貞觀書武后時朝廷無紀綱駙



馬貴戚丐請得之開元購時剪印不去者不敢以出也開元經安氏之亂內府散蕩乃敢不去開元印跋再入御府也其次貴公家或是賂入須除滅前人印記所以前後紙慳也今書更無一軸有正觀開元同用印者但有建中與開元大中弘文印同用者皆此意也

海上王尚修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八

米襄陽志林卷第九

明 禾 范明泰 長康編

譽羨

東坡與元章云兩日來疾有增無減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卧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如我輩贖贖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說也若欲與公談則誠不能當更後數日耶



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  
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及棲雲閣詩  
殆出翰墨畦逕之表盖有邁往凌雲之氣流出  
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也

王荆公於人才少所許可獨愛元章詩摘其句  
書之便面

黃寔師是言爲發運使時大暑泊清淮樓見米  
衣犢鼻自滌研於淮口因索之篋中獨小龍團  
二餅亟遣人遺之趁其滌研未畢也我生平有

此事頗自慰云

黃山谷贈米元章云芾以能詩知名喜蓄書畫  
有米氏書畫史行世崇寧間爲江淮發勾揭牌  
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舡萬里風帆水着天  
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畫夜虹貫月定是米家  
書畫舡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  
絕亦未常關心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  
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



積年瘴毒耶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脩楊許  
之業爲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  
自標置如此自標置如此涪翁云米淮揚遊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  
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嘿略以意行人徃徃謂  
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旣不  
偶於俗遂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耳清老到  
揚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  
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宛陵周紫芝云米爲臨江大守聞有怪石在河  
壩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而不敢取公命移  
置州治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  
見石兄二十年矣聞者以爲言坐是罷去紫芝  
遊臨江而石猶在詢之邦人信然乃作詩曰漫  
郎與世苦不偶傲儻如公世安有平生學書筆  
似錐晚年得州大如斗淮西道院長江邊天公  
付與公高眠使君閉閣作竒字門前白浪春風  
顛人言異石天所出三十六峯如洞天亟呼我



兄更再拜俗眼相看頗驚怪喚錢作兄真可憐  
拜石作兄無乃賢望塵輕拜良可笑米公拜石  
不同調愚智相懸乃如此何啻人間三萬里是  
非自古無公論彼此相笑何時已巉崑對客初  
不言堯桀紛紛徒自爾

陳雲嶠栢泗州人姓豪宕結客其祖積金七屋  
不數年散盡常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  
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  
深小小隻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

有知音蓋言世上無知音也

倪雲林題米南宮石刻遺像詩云米公遺像刻  
堅琅猶在荒烟野水濱絕嘆莓苔迷慘滴細看  
風骨尚嶙峋山中僊塚芝應長海內清詩語最  
新地僻無人打碑賣每懷英爽一傷神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爲人以賂  
求爲襄陽令得之號王襄陽

張伯雨題元章硯山圖云南宮米老書無敵同  
盟亦有薛河東研山自昔懷清賞石友令人拜







家易甘露寺地以爲宅好事者多傳道之余思  
欲一至其處且觀所謂海岳庵者米氏已不復  
存總領岳公得之爲崇臺別墅公好古博雅晉  
宋而下法書名蹟寶玆所藏而於南宮翰墨尤  
切愛玩悉摘南宮詩中語各其勝槩之處前直  
門衙堂曰宜芝便坐曰抱雲以爲賓至稅駕之  
地右登重岡亭曰陟巘祠像南宮榜曰英光西  
曰小萬有夏出塵表東曰彤霞谷亭曰春漪冠  
山爲堂逸思杳然大書其扁曰鵬雲萬里之樓

盡摹所藏真蹟憑高賦咏樓曰吟清堂曰二妙  
亭以植叢桂曰洒碧又以會衆芳曰靜香得南  
宮之故石一品迂步山房室曰暎嵐灑墨臨流  
池曰滌硯盡得登覽之勝總名其園曰研山酒  
酣意適撫今懷古卽物寓景山川草木皆入題  
咏公文彩振耀一世篇章脫手爭傳施之有政  
談笑辨治當調度捨攘羽檄旁午應酬剖決動  
中機會又以其餘才餘智興舊起廢自我作新  
人皆汲汲已獨裕如茲園之成足以觀政非徒



修宴游周覽之適也夫舉世所寶不必私爲已  
有寓意於物固以適意爲悅此地自晉唐而宋  
皆名流所居南宮營之以海岳名菴後百餘年  
公始大復其舊岳惟公姓天設而地藏之以遺  
公乎予何幸寓目其間公俾記其顛末不敢以  
固陋辭於是乎書

米元章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  
紙中有露筋烈女碑一通詞亦清古其贊每句  
二韻亦新奇

倪雲林遇王季野示以米元章詩卷因次韻唱  
然點也宜吾與不利虞兮柰若何鴻鴈不來風  
嫋嫋庭前樹子落杪權又題拜石圖云元章愛  
硯復愛石探瑰括竒久爲癖石兄足拜自寫圖  
乃知顛名不虛得又題云米顛嗜古命宜輕玄  
寶厓珎禍患并盥沐閱書私太尉可怜諂佞小  
人情

孫元京閱寶晉集公宋士飄然有楚狂書名痼  
疾盡膏肓太湖靈壁應無價遮莫相隨共一航



又自許蘇黃二子間千秋冠服一朝還南官郎  
吏多才思縹緲形庭故國山  
何景明題米元章拜石圖云節比巖巖志比堅  
冠裳下拜也堪憐此意世人誰解識至今空羨  
米家顛

何三畏校於小清秘

然鼎也宜吾與不味實苦奈苦何無風不來風  
與雲林殿王季理示以米元章詩卷因火銷毀

米襄陽志林卷第十

明 禾 范明泰 長康編

書評

米老書似天馬脫御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驅  
馳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犇  
逸而所寫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  
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  
福僧舍

朱子嘗曰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



一帖僅僅有法度如端人正士又曰山谷不甚  
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卻理會得故所論  
皆實也

楊廷秀跋米元章登峴二大字帖云某學書最  
晚雖徧參諸方然袖一瓣香五十年來未嘗拈  
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二大字乃知李密未  
見秦王耳

薛紹彭稱米博士書有二王意氣  
東坡云海嶽平生篆隸真行草書風檣陣馬沉

着痛快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媿而已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傅師後始入大令之室  
結體超軼一用其筆意此帖元章所模王獻之  
帖臨池用功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  
此狡獪變化矣

米禮部行草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  
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則善學  
柳下惠者也范成大跋

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



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  
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  
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旣成氣象自有工拙  
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  
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爲之贊曰永之法  
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  
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逸夜戶不啓善  
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米元章有書名其投筆能盡管城子五指撮之  
勢翩翩若飛結字殊飄逸而少法度其得意處  
大似李北海間能合者時竊小王風味也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  
學周越書其變體出於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  
濮王諱讓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泉州橋  
柱題記絕過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  
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藝至於此亦難矣坡  
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聊自悟落筆已喚  
周越奴則越之書本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



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於筆挽萬鈞沉着痛快處遜法豈能盡耶  
龔聖與曰評書家謂米書如快劍斫陣以其銛利無前故也是大不然米書超絕中自有妍美不專以險絕爲工沈慶之貌如婦人好女每臨陣必着假面而其威武所被能使丰姿掩抑不露此英雄之能事也

米老自作自書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大書甚佳舊藏向若水家後歸賈秋壑今歸子才乃與

東坡同所作米意極自得然非爲彼文壓倒則此老必叫屈余家亦有米老自撰自書天衣禪師第二碑字畫絕妙藏之甚久爲德生豪奪去甚惜之金一之應桂所有之字大於此然宛不及也

徐季海書惟此一種有右軍父子筆法而無俗氣如開河碑超軼孝子碣老重然終非王家苗裔也頃見蘇子瞻錢穆甫論書不取張友正米黻余殊謂不然及見郭忠恕叙字源後乃知當



代二公極爲別書者也

米淮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揚放殊不廓填非古也昔揚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廓填乃造微耳黃伯思跋

米海嶽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微書家筆勢亦窮于此然亦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耳

此本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米元章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

韻冠映一時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曾不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與言用筆法耶

元章云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褚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牋素敗逸字多耳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此由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黃庭堅題

上並



章古老傳盧扁之術米元章得鍾王之法真世  
間之二妙濡郡之一奇也而志乘不錄碑植于  
城南十數里荒郊中蓋古老之墓在焉由大觀  
距今百六十餘載雨淋日炙漸覺斑駁懼其彌  
久而磨滅也因刻之以附于寶晉齋帖末咸淳  
己巳正月望日廬山曹之格書

瓜州閘三大字神彩飛動妙絕古今

倪正父云本朝字書惟東坡魯直元章然東坡  
多臥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尚可

使作小楷如黃庭樂毅洛神則不能矣

番易姜堯章曰翟伯壽嘗問米老曰書法當何  
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  
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  
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

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  
於匱蘊川媚則茂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薛道  
祖見之

米南宮書如游龍躍淵駿馬得御天然拔秀不



可攀也吳興趙孟頫跋

上並

唐人臨摸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越規矩雖有生

氣而筆法悉絕矣玉峯陸友題

上並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嘆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爲合作也

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遇信息遽萬不一陳字旣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黃伯思跋

米元章書落筆就有風味字字姿媚神韻有餘所以翰墨妙天下余曩過丹丘柯敬仲處出示米氏天馬賦一卷形體皆似殊乏神氣乃覺字大卷高工拙相半終不及此卷之精絕也至正



庚寅同曹雲西李伯川越順甫夜宿雨花軒有  
一大星如月光射萬丈聲震如雷移入北斗以  
此爲異併記于後大癡學人王子久跋  
海岳書得古人法初學顏魯公後入楊虛白虛  
白自云浮老百年今過半校它蘧瑛十年遲此  
卷書藝超軼絕塵海岳相望如百年若親見古  
人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輪扁不傳之妙賞  
會於此所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蘇子瞻  
嘗宗之此亦不傳之妙耶許觀跋

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  
諸公方知古法紹彭最佳而世不傳米氏父子  
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惟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  
遂有張于湖之險澁張卽之之惡謬極矣伯生

虞集題

黃魯直書適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溫潤  
徐會稽之濁在跛偃李北海之濁在欹斜跛偃  
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欹斜之弊流而爲元章父  
子矣趙孟堅跋



張伯雨云元章學王書而變薛河東學王書而不變

陶宗儀稱趙文敏偶得米海岳壯懷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榻以補其闕凡易五七昏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爲國朝第一且猶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于公寧不媿乎

米南宮書七言律絕四首後有畢長史張掄二跋斷爲真蹟無疑米書與蘇黃並價而各不相下大抵蘇黃優于藏蓄而米長于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外有藏蓄之風所見米書似此絕少評書者當自知之

米元章詩翰有紹興及睿思殿圖印其子友仁題其後稱先臣芾蓋君前臣名之義也元章書極精妙而友仁亦有家法父子並美自羲獻以後亦鮮聞之書法真贗每相混淆如米氏者江南僞本不知其幾此卷妙處望而可知太宰水



村陸先生檢諸故篋重加表飾物之顯晦固有  
有數哉

右米元章跋顏魯公真蹟顏文蓋爲節度李光  
顏作者而今亡矣米稱顏柳挑踢用意太過無  
平淡天成之趣固宜乃以爲後世醜恠惡札之  
之祖其所遺書曰海岳名言者屢屢言之嘻亦  
過矣蘇東坡嘗言書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  
矣蘇稱米書爲超逸入神而米對神宗嘗蘇爲  
畫字其取舍又各不同不可知也匏菴蘇學而

藏米帖謹以是質之

李東陽題

上並

解大紳云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  
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悟家法書  
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  
惟子昂一人耳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起草真跡先宋時藏洛  
陽好事家後歸張直清米元章嘗見之元初在  
郭佑之處後不知所在亦不知何年入石按元  
章云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爲真刻石今



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  
日下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赫赫高  
門等語及玄幾題字雲烟過眼錄記郭本有米  
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往逼真而一  
時題記多畧不錄况此帖世無別本必米蹟也  
予以孔子廟碑易于朱君性甫都元敬見而稱  
愛遂題以歸之

昔人謂晉唐真蹟不易得得見墨本佳者可矣  
今雖墨本亦豈易得哉此帖米氏所刻蓋真蹟

舊藏其家卽書史所載送黎帖也經宣和收購  
遂屬禁中此本猶是未進御時刻前十字大令  
書後十二字實右軍書柳誠懸白太宗書中辯  
出前帖而又悞連後帖元章已曾勘出不知何  
故仍刻作一石豈當時雖已辨正而前人題字  
印記惜不忍便拆耶至宣和書譜直以前帖置  
右軍書中而王秋澗玉堂嘉話又目爲太宗帖  
皆不可曉也東坡詩跋正爲米氏作者後人誤  
裝入蘇氏雜帖中今聯于此紙墨刻榻誠出一



手茂苑文徵明跋

上並

右四帖爲一卷其首爲米海嶽次二卷無名最  
後則名而不姓皆元人書媿余之寡陋不能一  
一審別然遺文舊事賴此以傳不但充翫好而  
已海岳書于晉人最有功故其淵源高于宋一  
代此爲慧日峰錄一庵記惜其起語處損缺數  
行行筆則規模聖教序而波法特佳識者當自  
着眼也陸深跋

米九帖中其一乃所作海岱樓望月絕句三四  
云天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  
書三過最後又繞書其旁信書亦一難事其用  
意如此海岱卽海嶽之謂又知嘗有此樓東字  
旁又作西字猶自未定

南宮與眉山豫章莆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  
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爲襄陽之學者大抵  
步入狂狷允明固亦願學而資力兼乏乃不易  
耳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爲梁溪錢氏世  
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翫未終第覽法度森出與



尋常之論大異高陽馮几人口不幾于誤人耶  
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爾異時締觀着力或得哇  
徑一二當爲再議以易此語祝允明題 上並

海岳能書又能詩書品超邁入神詩稱意格高  
遠傑然自成一家嘗寫詩投許仲元自言不襲  
古人生平亦未嘗錄一篇投豪貴遇知己則不  
辭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  
皆執弟子禮其好文重道如此時論章伯益如  
宮女插花嬾嬾對鏡自有一般態度能繼者惟

海嶽耳或云海嶽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作法  
于讓也此帖詞翰兼美誠佳品也幼澄宜寶藏  
之永樂甲辰中秋前五日浚儀張宵識

成化辛丑中貴人索取奇翫騷擾東南挾王癘  
子爲羽翼東吳珍翫寶玉爲之一空吾鄉沈氏  
所藏米元章墨跡亦爲取去未幾王癘子坐誅  
傳首江浙都憲徐公源題其臨卷云赫赫威聲  
振地雷江南珍貝滿車回米家詩畫真無價直  
與玉癘購首來



宣德九年佐錄囚至無爲州學見此碑散亡不  
完命諸生拓其存者六七碑字多米芾元章所  
書米友仁題其後云羲之七帖先臣芾中年所  
臨此字有雲烟卷舒翔動之氣非善雙鈎者不  
能得其妙精石刻者不能形容其一二也紹興  
六年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凡卷首  
寶晉齋法帖卷第幾俱篆字其末有右曹氏家  
藏真跡識以大圖書王佐題

庚午春馬生致米元章墨刻天馬賦筆勢雄強

超逸真有千金躑躅過都歷塊之氣賦語則不  
受銜嚙膝生禿騎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致代  
興意未敢盡許也

右元章三絕句又二紙神氣奕奕射人令覽者  
爽然

褚摹禊帖米元章謂褚的筆非也旣稱勾填清  
潤又云以意改誤易數事未有雙鈎廓填而意  
易者蓋唐人于河南臨本上加雙鈎耳虎兒實  
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謾定爲諸葛正等于賜本



雙鈎又非也。正當作貞。宋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定國耳。今乃能於米家本作董狐書，畢不覺一笑噴筍滿案。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矣。

右米南宮真蹟，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于結構外取姿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

劍俠入道，此卷爲友人李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翫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宮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李子嗜古，而所藏時爲人持去，不甚惜。此卷其善有之，縱老顛復生，勿受彼凌奪也。

蘇黃米蔡以能書之名並一時。東坡頗重元章，而元章不甚推東坡。獨山谷稱東坡書千變萬化，至教人學書，則云遠法王右軍父子，近師顏



楊子瞻

余于文氏停雲館四卷中多宋名人書獨喜坡公秀媚圓古又能于形勢外取態燁燁光射人也惟米顛九帖結體小異有天真爛熳之趣溢于波磔間第二云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略相當人苦不知自己面目耳

黃長睿有書學而無書才米元章有書才而無書學

眉山兄弟二帖故當鴈行智永諸人而米襄陽鄧文肅班彥功饒介之尤書家秀穎翩翩可喜余爲聚此斷簡如窮波斯採寶得成寶船辛苦頭白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帖黃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柘湖何氏又得米海岳古詩于長洲張鳳翼氏後先用善價購之不敢效米顛據船狡獪也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石刻亦秀穎可愛但結法



既不古又乏變態耳黃涪翁贈之詩虎兒筆力  
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羲之獻之故事書  
家不媿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  
歐陽大小米瑯琊王世貞跋

上並

長水錢應會王瑋校

余為梁州澗簡咬讓茲淇天寶年元寶年辛酉  
澄文蕭班表女婚介之次書泉表時隔隔而喜  
晉山只余二劫姑當黑竹皆亦請人所米藥初



